

七零后·私人史

QILINGHOU
SIRENSHI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四十岁！

亦农◎著



七零后

QILINGHOUSHIRENSHI

私人史

亦农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零后·私人史 / 亦农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34-3492-1

I. ①七… II. ①亦…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671号

责任编辑: 梁 洁

装帧排版: 北京亚细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9.7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每个人的年代（代序）

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斑白，每个人都有私人史。而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由所有人类的私人史汇聚而成，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由涓涓小溪汇成大江大河，终成汪洋大海，点缀着这个蔚蓝色的地球。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年代，只是你不曾在意，或者压根儿就没去想过。我们在某个年代里生活，品尝苦辣酸甜的时代滋味而未必自知。

闭上眼睛想一想，从自己出生那一刻起直到当下。我们的父母亲朋，我们的同学邻居和同事，也包括我们的国家。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伴随着我们成长？也许你会说，伊拉克战争、经济体制改变、金融危机、利率涨跌，关我什么事儿？可是无论你承认与否，它们已经和我们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深深影响到你我的生活。只是或许我们的触须还没有足够敏感，没有足够成熟到感知它的存在！

30年代到延安到太行，到敌人后方去；40年代到辽沈到平津，到长江对岸去；50年代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60年代到山上到乡下，到贫下中农当中去；70年代到城市到部队，到能生活得好一些的地方去；80年代到大学到夜校，到可以拿文凭的地方去；90年代到美国到法加，到一切不说中国话的地方去；2000年代到国企到外企，到年薪百万的地方去；2010年代到党政机关到公务员队伍中，到一辈子不会失业的地方去……这段调侃文字是否觉得耳熟？哪些曾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你的现在？

人不可能离开人、离开社会、离开时代而独立存活。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可他没看过电视DVD；慈禧贵为太后，掌管皇权40年，可她没享受过空调冰箱，包括如今连普通小姑娘都能品尝的巧克力蛋糕……任何人无论他有通天本事，都不可能脱离他所生活的年代。所以，我想写一写我所生活的这个年代。

我知道，这类写作早已有人实践过，许多先行者已经走在我前面。可是我保证，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一本好玩、有趣的书，如果你能静下心来，花两三天时间来阅读。

这是一部有些奇怪的书。不能说它是个人成长传记，也不能说它是一部纯小说。

因为当我在写个人史时，我是在写小说；当我在写小说时，我又是在写一个人最普通的生活史——这不是绕口令，是我在写这部书时的尝试性做法。你所看到的每篇文章，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都在纪实，尽管其中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小小虚伪，会有一些我伪装记忆不清的虚构。但我以作家的名誉（现在作家的声誉正因为市场化而日渐堕落）保证，它的大部分内容绝对真实。当然每篇文章的后一部分，则是我的“诗意遥想”，你也可称为臆想或者极品意淫。

我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我想说：有时候梦想并不比现实更美好，有时候现实也并没有比梦想更残酷。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小人物，应该像我一样，把自己浸淫在浩瀚生活之中，试着体验当下作为人的那种幸福！

姑且说：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敢肯定如今活着的人，没有几个愿意去死。那些英勇跳楼的名人艺人，大多被归结为患有抑郁症。而据说只有聪明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患那种高不可攀的病。谢天谢地，大部分人既不是明星艺人，也不是权贵达人。所以，我们从不抑郁。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絮叨，是希望读者朋友通过这些文字，看到那个刚刚过去、背影已经模糊的年代，它就像泛黄的照片，老归老但还有味道。有些人或许还比较喜欢这种味道。断断续续回忆过往，辅以文艺笔墨，一切都会变得朦胧而真实。对于无数的七零后们，走过来的这段岁月已渐渐陈旧，而唯有不经意的回忆却是那么清晰而亲切，那么笑中带泪，带着丝丝难舍的眷恋。

如梦如幻的过去再无法回来。未来并未可知。而一切未来，也都将成为过去。欧阳修在其传世名篇《醉翁亭记》中称40岁的自己是醉翁，其实他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老头儿”的时候。如今，我也不认为自己40岁就是老男人。至少应该算“老青年”的范畴。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四十岁。

目录

每个人的年代（代序）	001
第一章 童年始于1971	002
我真名不叫石头	004
那些游走在乡下的艺人	008
给你娶个哑巴妞	012
那一幕原始之爱	016
荒唐的爱暴力	020
乡下的风流韵事	024
民间传说滋润的土地	030
母亲娘家的怪事	036
百泉牌收音机	040
活灵活现的父老乡亲	044
流传千载的民风民俗	048
庆幸没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052
关于电影的遥远记忆	056
060	第二章 1982 从中学出发
064	从黑馒头走到白馒头
068	青春从床上开始
072	那个盛产故事的小镇
076	侠客梦
080	给现实续一个漂亮的尾巴
084	总有些同学永驻在你记忆里
088	“农转非”让我从此离开那片庄稼地
092	万元户曾是个雄起的传奇
096	喇叭裤、蛤蟆镜和多功能录音机
100	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
104	考大学，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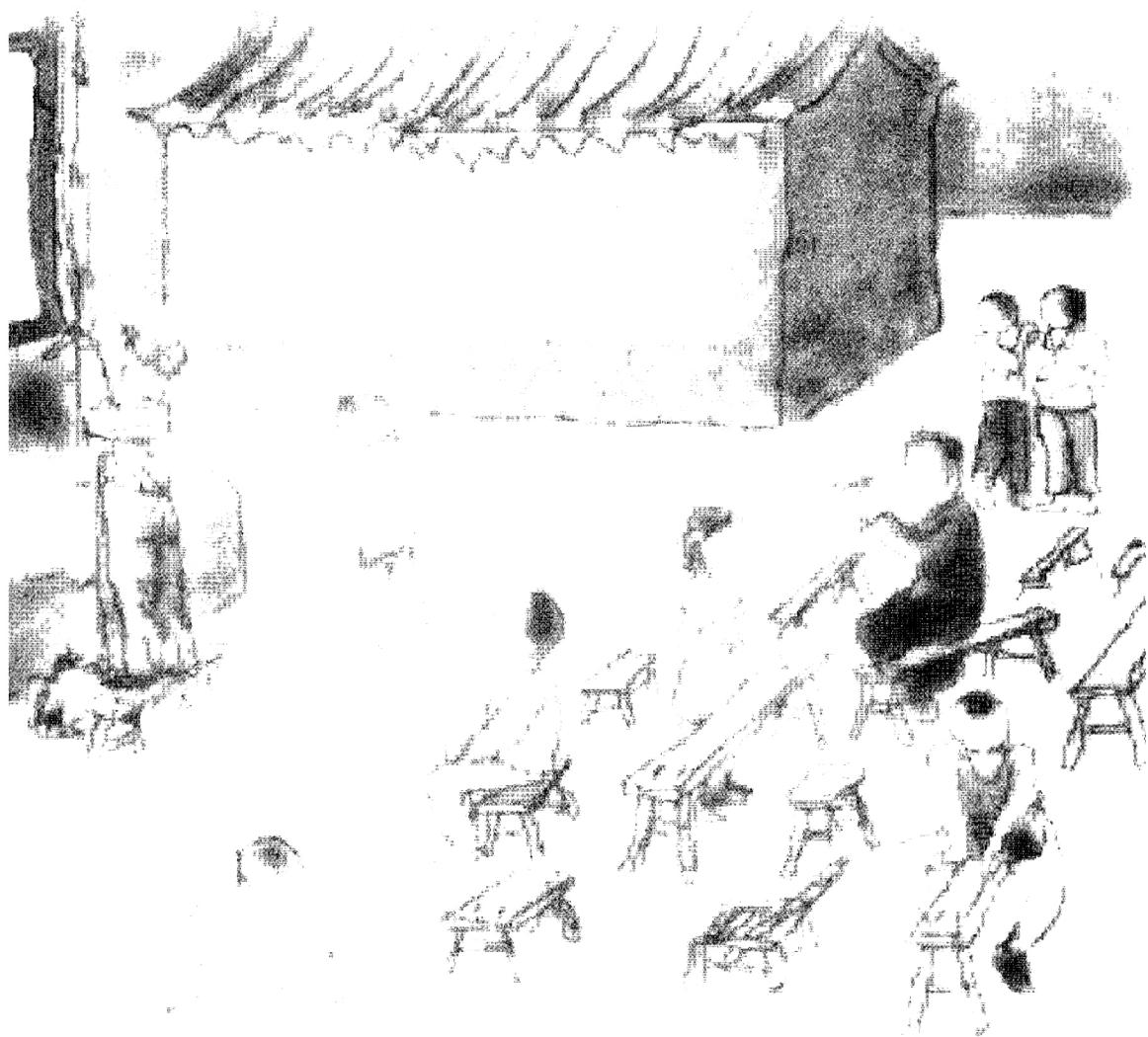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三章 1989 大学飘荡着荷尔蒙	108
那个年代大学就等于铁饭碗	110
胡子和粉刺，那盛开的青春	114
洗澡史	118
我清纯得像白雪公主	122
大学时期那些流行歌与歌星们	126
关于爱情的极品意淫	130
我爱过的那些女生	134
那时我们不谈爱情	138
或许这世上真有爱情感天动地	142
爱情收场时总有眼泪在飞	146

150	第四章 1992 小城的天空
152	那段惬意奢侈的悠闲时光
156	毛头小伙的尴尬事儿
160	那段备受煎熬的觅爱岁月
164	婚姻大事就像世界大战
168	我那“爱情的春天”来了
172	喝酒也是一种能力
176	再说喝酒这件事儿
180	“三角债”曾是流行语
184	我在办公楼和车间游荡
188	报点假账，弄点买书钱
192	不是一块当官的料儿
196	中国式“饭局”
200	老工人那可怜而美丽的期盼
204	下岗工人，历史名词
208	关于钱的一些旧事儿

目 录

第五章 1998 北漂时代	212
文凭就是块敲门的砖	216
电脑改变我的生活	220
网络打开新世界	224
让我“片”你一下	228
因为打假受到生命威胁	232
记者是爷也是孙子	236
做记者的时候，我在写小说	240
像爱情那样跳来跳去	244
搬家史	248
过着狼狈不堪的幸福生活	252
在北京，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	256
谁说北京没有免费的午餐	260
北京每天都在人口大迁移	264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有多大	268
媒体也是个圈儿	272
我的农民工兄弟	276
280	第六章 2006 会下蛋的公鸡
282	母亲总在最关键时推我一把
286	我是北京日新月异的见证人
290	七零后，或许是最偷懒的一代
294	人生两件事儿：长寿与享受
298	人生最关键的只有几步
302	故乡桃花朵朵开
306	一部写在当下的书（代后记）





第一章

童年始于1971

我的年代从公元1971年开始。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知青招工，“571纪要”出台，“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针刺麻醉技术应用，九一三事件，重返联合国，钓鱼岛问题产生，济南舰开始服役。流行语：永久牌，超天才，仓皇出逃，“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

我出生于农历五月一个吉祥的日子。出生地并不在我生活的乡下，而在60里外伏牛山中父亲工作的那家三线工厂的职工医院。具体时间母亲已无法说出，偶尔回忆起来她总是说：那时工厂的喇叭响了，工人就是在喇叭声里去上下午班的——工人们下午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出生的时间。所以母亲估计我出生应该是在下午1点半到2点之间。大差不差吧，知道自己出生准确的分分秒秒有何意义？何况那时候，一只手表也是很稀罕的物件儿。

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流行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轧马路，极左思潮；1973年，发生“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流行语：批林批孔，人防工程，马尾巴的功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流行语：法家，孔老二，走后门，“走出去，请进来”，“你有病吧？”；1975年，中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流行语：割资本主义尾巴，以阶级斗争为纲；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流行语：白骨精，地震棚。

生于70年代的人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或多或少应有些记忆。我在村里、侯集镇以及父亲工作的伏牛山兵工厂很多砖墙上看到用白石灰写的这些文字，现在想来还有几分书法美感。那可能就是年幼的我对时代脉搏最朦胧的感触。

那些年，我一直在中原那个并不偏僻的乡下快乐成长。我没上过幼儿园，不是父母不让上，也不是我不想上，而是当时乡下根本就没有。大约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村里才有“育红班”或叫“学前班”，但疯野惯了的农村娃报名者寥寥。在读小学之前，我的大多时间都在外婆家度过。外婆在我的童年时代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亲人的爱，我最早的体验不是来自母亲，而来自外婆。

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开，宣告十年“文革”结束，邓小平恢复职务，恢复高考。流行语：帮派人物，抓纲治国。这一年我背起小书包，懵懵懂懂走进小学一年级那个非常简陋的教室。课桌就是一根木头劈成长长的木板，在木板下面安装两条或者几条腿儿。我们坐小板凳，屁股一扭，或稍不老实，就会人仰马翻。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中美建交。流行语：喇叭裤，凡是派，落实政策，伤痕文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邓小平正式访美，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大包干。流行语：甜蜜蜜，被耽误的一代，独生子女，紧迫感；1980年，为刘少奇举行国葬，公审林彪、江青两集团十名主犯。流行语：自学成才，信仰危机，下馆子，佐罗，三大件；1981年，“五讲”“四美”三热爱，宋庆龄逝世。流行语：流行歌曲，生财之道，少林寺。

这五年，我老老实实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大赵营小学接受初级教育。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小学老师们，从一到五年级，班主任依次是贞老师、沙贵兰老师、赵小民老师、姜旭世老师，唐家宾老师。那时候实行五年制，小学没有六年级。



我真名不叫石头

我的真名不叫石头，儿时也不曾有过这个小名。我本名唐哲，是父亲给起的。据说当时全国从上到下盛刮“哲学风”，一个人懂点儿哲学就显得有知识有文化，人也聪明。于是，本没多少文化（小学没毕业）的父亲灵感闪现，给了我这个名字。三年之后，我弟弟出生，父亲给他起名唐绪，暗含着“继续学习哲学”的意思。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我从事文学，还算与哲学有些沾边，而弟弟技校毕业，成为一名电工，与哲学相距甚远。

中国人历来喜欢跟风、跟随时代。抗战时，人多起名张向红、马红军，“文革”时有人给孩子起名赵文革、王文革、刘文革。有些时我就想，研究中国人的名字及渊源，真是有意思得紧。

母亲叫我“哲娃”，从父亲给我起名那天起一直叫到今天，如今尽管外面的人都敬称我唐老师、唐记者、唐主编、唐作家，甚至唐教授。听起来让我有些心虚，但还算受用。而母亲长年坚持不变的叫法，虽然听起来像中原黑土地那样泛着土腥味，但我不能让她老人家改口。母亲叫我“哲娃”已经40年了，这个叫法深入骨髓，想改恐怕也不大可能。我私下还想，老母亲每次呼喊她已过了四十不惑之年的老儿子，会不会令她想起40多年前，那个光腚的娃娃？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美好年华？如果能给老母亲带来如许美好回味，我倒愿意母亲永远这样“哲娃”、“哲娃”的叫下去。

母亲是一位普通中原乡村女人，读过高小，没嫁到我们唐家前做过村会计，也在村小学教过两天书。因此母亲虽不能算知识分子，也算一位文化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母亲就曾经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印象至深的是在我那偏远的中原乡村的某个早上，母亲去石板井上打水。那时农村没自来水，现在我老家也没有，最多是在自家院中挖口压水井。村里有两口井，一口在我家西边，比较远；另一口在我家东边，相对比较近。我曾在上学的路上，偷偷往西边那口井里撒过两泡尿，因此我提醒母亲：“别再去那里打水。”

村东的井很深，冬天似有白雾氤氲而出，水是温的；夏天，井水拔凉，喝起来极爽口，比现在矿泉水好喝。那天母亲去打水，我似乎是光着腚远远跟在后面。母亲碰到同样打水的一位村人，我已请不清是谁，他们年纪相仿，那人也似乎念过书。母亲便和他热烈地说起参加高考的事儿。不过当时母亲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儿子都这么大，哪里还有时间复习高考？

那年我六岁，弟弟四岁。母亲即使有高考的心，也没有复习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我总觉得我们兄弟对不起母亲，也不止一次地想，凭着母亲的聪明才智，如果努力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母亲考上大学，她就不会做农民十几年，

即便后来随父亲进厂，也只能在工厂做家属工，干些普通体力活。

我至今都为母亲感到惋惜。如果参加高考，她的一生应该会走一条更精彩的路！成为公务员，在某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就成了一位小领导；要么成为一名技术人员工程师，在科研单位发挥她的能量……人生处处充满了选择，不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走出不同的人生之路。

父亲是军人，其实就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当兵的。几年之后退役，有机会进了一家老三线企业，据说是当年彭德怀将军指挥修建的兵工厂。从此父亲脱离了祖辈农耕的那块土地，成为一位吃公家粮的公家人。那个年代，能否变为公家人也有许多机缘巧合。2008年我回信阳，听两位大妈讲她们当时进工厂的往事。因为要建军工厂招新人，她们几个年轻女子去应聘，听说已经招满了，便相约着回村去。碰巧一位招工负责人在招待所，了解了她们的情况，大手一挥，就把她们招收了。从此，这几个年轻女子命运大变，由偏远山村女子变身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员，为工厂工作一辈子，最近光荣退休，拿退休工资，吃喝住都终身有了保障和依靠。如今已成为大妈的她们回忆往事，仍感觉自己是侥幸进厂的！

父亲究竟如何进入工厂，具体我不清楚，父亲也从不谈起。父亲老实本分，一生谨小慎微，平平安安一直干到光荣退休。如今每月拿不到两千元工资，在小城里平淡生活，他也很满足了。

每个人关于自己的出身，都会有些梦想。穷人家梦想生在富人家，平民家梦想生在权贵家，权贵家梦想生在帝王家，许多现代人还梦想生在某个富裕先进的国度……人性如此，没什么自感羞耻的，更没必要羞耻。就像男人看到漂亮女性都会有所心动的表现是一样的。大可不必伪装，本性使然。

小时候我曾幻想，自己应该有个不凡的出身。比如，母亲是皇后，父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我的确曾经在外婆村里的小伙伴面前，吹牛说父亲是开坦克的将军，专管放大炮。轰～把敌人全炸没了。一边说一边拿手冲着那个小伙伴，仿佛要把他炸得烟消云散。

现实与我儿时的梦想相差十万八千里。还好，我还有支笔，还有老祖宗发明的文字。它们或多或少可以满足我的诗意梦想……



我真名不叫石头

石头出生时正值隆冬深夜，娘痛苦抑扬的呻吟和窗外凄厉的风雪相应和。难产，从中午12时开始，娘就不得不躺在床上，忍受魔鬼般的折磨。

娘撕毁了自己平日话不大声、语不惊风的形象，变得近乎歇斯底里，一双手没遮拦地乱抓，抓乱了自己的头发，又抓烂了一床被褥，在接生婆五婶干瘪的胳膊上也留下五道深红的痕迹。骇得旁边几个女人脸都变了颜色，不住心里暗奇：想不到这么温柔贤惠的女人也会如此。

到最后关键时刻，石头娘去抠那结实的枣木床，床沿龙凤的一枝在她青筋皆现的胳膊用力下戛然而断。

五婶当即惊道：了不得，生的定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她看到石头娘手里握着的龙须虬曲有劲。

这当儿石头娘很彻底地大叫一声。

这当儿，村头一棵百年老树连根扣倒在河中，枯枝儿劈破坚冰，劈出万道水光，次日被人发现，冰面冻僵着数百条鱼崽儿。

村尾一位跟着蒋中正吃了一辈子败仗落下伤腰残腿的无衔将军在他破旧的茅屋中双手一摊，双腿一蹬，没气了。

村北坟地一座相当气派艳丽的坟轰然自开，里面竟空无一物，别说骨头，连那座殓尸的棺材也不见踪迹。村中有知道历史的人事后说，这坟茔原是本村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大财主党八皮闺女的。那丫头十七八岁时和城里一个来此地避难的后生好上了。一日正在后园欢会，被党八皮撞见。党八皮当然不允，闹得鸡飞狗跳。结果不几日便有这坟茔。那丫头以后谁也没见过。逢年过节，党八皮还带上纸火到这坟前掉几滴浊泪——这都是闲话。

石头娘那一声大叫之后便偃旗息鼓，而窗外瞬间雪止风停，死一样静寂。偶尔听到不知哪个树杈一朵雪落在地上的声音。

疯子奶次日一整天向她遇到的每一个人耐心地说：你瞧那半空里有大朵雪滞在那里，不上不下。人们抬头看，却是一片瓦蓝的天，便都有受疯子奶骗的气恨。

村长不气恨，他知道他的手下从此又多了一口人。村长从23岁时就开始当村长，一千就是35年。村长熟悉小禹村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牛粪疙瘩。当然，石头不是牛粪疙瘩。

石头很平安地降生人世。而何以石头命名，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据接生婆五婶说石头娘醒后第一句话便问：俺的石头在哪里？五婶问：啥石头，你生个带把儿的崽儿。

娘就有气无力地但从心底里显出高兴说：那就是俺的石头。

很久以后，五婶又问石头娘，咋一开口就叫石头哩？

娘温良地笑一笑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只是石头不开口说话，生下来未曾报啼一声嘹亮。五婶掐扎人中，用完了十几年中她接生所积累的经验 and 手段。石头仍闭口不语。倒是那活跃踢动的腿胳膊给予了五婶希望：这崽儿命硬得很，没事的！

石头五岁，仍不会说话。乡下所有偏方都试过，均不见效。娘心中泪已流干，最后请金眼猴来为石头算一卦。那金眼猴与石头对坐半晌，一言不发，转身收拾行头出门扔给石头娘一句话：拿五元钱。

石头娘不依说：我请你来就是让你给个话的，你却一句不说就走，还要五元钱！

金眼猴二话不再说，转身就走。

石头娘见势不对，慌忙凑齐五元追上去给他。金眼猴接了钱说：此孩儿命非一般，我不敢说，数十年才遇这一位啊，不知是福是祸！

石头娘呆呆望着金眼猴远去，背过身深深地叹口气。

石头长至七岁，不能言语。娘便认定儿子是哑巴。

这日一早，石头被邻女二英领着出门，在村口牛屋前一架牛车上跳跃玩耍，二英见石头高兴，呀呀地欢跳，就来了兴致，一味地逗弄。石头笑得几乎喘不过气，不堪二英逗弄，频频后退，一脚踩空，从车上倒栽下去。便巧车后有一老窖，原是队里用来放置红薯的，石头整个儿掉进窖里，当即背过气去。二英吓得呆立不动。幸亏有人路过碰上，急抱上来送回家。娘看石头身上，无伤更不见血，只是儿子闭眼如沉睡，大呼不醒。

娘大哭。村人围聚来不少，却都束手无策。

忽然，外面进来一老者，抱起石头，放在膝上，在他背上“啪、啪、啪”连拍三掌，再看石头，喉咙里一声响亮，猛张开口竟吐出一个血糊糊的肉球。石头仿佛转世再生，哇地大哭，扑过来搂住娘的脖子直喊：娘！

偏巧此时晴天一声霹雳，却无风无雨。

肉球当即被旁边老毙公家的大黄狗叨住，又很快吐出来，那狗门牙已嗑去三颗。

老者拿刀将那肉球剖开，发现一枚鸡蛋大小的东西，阳光下一照，晶莹剔透，异彩万端。老者交给石头娘说：此等异物要收藏好，将来或许有用。说罢转身离去。村人皆不识得。

自此，石头正常如完人。



那些游走在乡下的艺人

2004年，在我岳母去世一周年之际，我携妻子女儿回伏牛山拜祭。拜祭之后，我想到自己离开老家多年，应该回村里去看看。于是，又携妻带女回了一趟我的老家——平原的乡下。

大伯、大娘皆不在世。大伯家的堂姐已嫁人。傻傻的大伯家的堂哥也不在了。他的媳妇和儿子又不在家，院门锁着。我便去看望住在大伯院后的二伯。当时，二伯二娘都还健在，他们对我们一家三口的出现都有些惊诧。想一想时光真是魔术师，20年前，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跟父母离开村庄而去；20年后，这个小男孩竟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女孩的父亲，一家三口重新出现在村子里。那天，在二伯带领下，我与女儿一起到她的老爷老奶坟前磕头，祈祷唐氏先祖的福佑。

也就在那天，当我走进熟悉而陌生的小村时，在二伯家的院子东屋，看到几位老人在敲鼓唱曲。见我们进院，他们以为来了贵客，纷纷告辞离去。

我依然记得，那位身形高大、长着大长脸的老人外号叫老铁。忽然明白：当年我在乡下，之所以能偶尔听到村里请的鼓书艺人唱“鼓喽刺”（河洛鼓书），根本原因是这位时任一村之长的老铁，本身就是一位鼓书迷。我能从小受到河南民间鼓书的熏陶，应该感谢他才对。

我至今仍后悔，没有拦住老铁村长，和他详细聊聊从前的故事——

40年前的中原乡下，没有电视、DVD、MP5，没有游乐园、娱乐场，没有大片、歌星演唱会，当然也没有漂亮女演员的绯闻和潜规则。一位匪气十足的作家曾说：那个年代的乡下，每天晚上一吹灯，男人女人们就只有一项娱乐活动——全力造人！其实也并不是唯此一项民间运动。能让我激动得直蹦的活动还有村里来了玩把戏、卖狗皮膏药的。

那时打把式卖艺、唱鼓书的，走村串寨，冒着严寒酷暑，赚几个辛苦钱。如今那些游走在乡下的艺人，随着电视、VCD、DVD、电影的普及，已经越来越稀少。我担心某一天，他们会像秋天最后一一片叶子，悄然落下，化为尘埃。

这种想法让我常常黯然神伤！

我依然清醒地记得自己在村里听鼓书的情景——晚饭后，村人聚集在村中央（我们的土语叫“营当冲”，大意是村子的正中央）一大片空地上。我从家里搬来靠椅，靠在墙根处，尽量离说鼓书的近一些。那把外面蒙着皮革的靠椅是父亲从60里外的工厂带回来的，在村里人看来却是个现代的、先进的玩意儿。甚至有人会好奇地摆弄它，一脸羡慕。这也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觉得自己有个与众不同（他不是农民，是工人）的父亲。

当然，我的注意力还在鼓书艺人身上。只要他打起鼓，拉起弦哼唱起来，我的整个心思就全被他带进刀光剑影，抑或风流浓艳的故事中。我至今仍记得他们惯常使用的开场白：天也黑了，时候也不早了，各位老少爷们你们都坐定了，听我这破葫芦哑嗓子给你们慢慢地哼——”那最后一个“哼”子，是要拉长音的，拉得很长很长。据会听戏的村民讲，“哼”拉得越长，就说明这个鼓书艺人越会唱戏！

我坚信民间有大师。现在网络上盛传河南鼓书《罗成算卦》，演唱者郭永章先生是山东淄博乡下的一位瞎眼艺人。他的演唱河南腔十足，韵味悠长，百听不厌。我在网上查到老艺人的手机，和他通话聊天很久。据说，曾有文化公司找他录制鼓书，只给三两百元打发完事。而文化公司却把录的鼓书制成音像产品，将赚的钱落入私人腰包。郭永章仍居住在乡下破旧的小屋里，家徒四壁。他长大成人的孩子不得不去外地打工度日。

一次与郭永章先生通电话，他说在北京为一部电影录像。我原本想请他吃饭，因有出版社组织签名售书活动而作罢。后来我看到电影《最爱》中郭先生的表演，虽然短短几分钟，郭先生却演绎得激情澎湃。让人回想到艺术与人生，残酷的现实，禁不住热泪盈眶。不晓得这一次郭永章先生能拿到多少报酬？

当年我们错失了《二泉映月》的瞎子阿丙，现在我们正在错失郭永章们。有谁真正关注像郭永章这样的流落民间的艺人呢？拯救保护民间大师，不是某个人的事情，应该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一项工程。但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真的好难找！

曾有学者把当代作家分为圈养与野生。圈养作家可以靠工资过得很滋润，能否拿出作品似乎没有人关心；而野生作家，亦即那些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们，则完全要靠码字为生。他们是真正的卖字吃饭，不写作就没有饭吃。他们必须遵从残酷的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因此我也在反思：不合时宜的，自然会被人类舍弃。那些所谓挽救中国文化遗产的举措，只不过是徒劳罢了。无论你怎么努力，它们的结果只有一个——消亡，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儿。

但我还是天真地希望：能有人真正关心那些游走在乡下的艺人，那些被埋没的，随时可能永远消失的民间大师。